

苗馨月 著

都市街灯

网友热评不断的书

这是一部网站争相连载

无比欣慰的笑
淋漓不止的泪
缠绵悱恻的爱
撕心裂肺的痛

令人泪眼婆娑的书

这是一部撞击心灵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I247.5
3648

都市街

苗馨月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都市街灯/苗馨月著.—兰州: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4

ISBN7-80587-691-6

I.都… II.苗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7542 号

都市街灯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苗馨月 著 |
| 责任编辑 | 刘铁巍 王虹梅 |
| 封面设计 | 朱 珠 |
| 出版发行 |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 |
| 印 刷 | 甘肃新华印刷厂 |
| 开 本 |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7.5 插页 2 |
| 字 数 | 180 千字 |
| 版 次 |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-3,000 |
| 书 号 | ISBN7-80587-691-6 |
| 定 价 | 16.00 元 |
-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那时候诸葛萍她们四姐妹正在厂会议室开下岗职工动员大会。诸葛萍没有听清厂长在讲什么，她只听到惊雷后的雨声，震耳欲聋的雨声。

雨越下越大,越下越急,灰暗的天空像一张阴沉的脸,痛苦布满着面孔,大滴大滴的泪水从眼里滚落……粗大的雨点已来不及织成雨线,瓢泼般地从天边倾泻。雨点砸在地面形成的一个个水泡,仿佛陡然长起的蘑菇,又好似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沫。积水如决坝的小河,满街横溢。大街上只看到五颜六色的花伞在匆匆移动。洗去尘埃的桃花、杏花、钻天杨,虽然鲜艳碧绿,但在雨中却越发显得孤寂。

她呆呆地瞅着企业的牌子，脸上的水珠不绝如缕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她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，失意、沮丧、无奈、怅惘、烦躁等一切不好的情绪



一齐涌上心头。她是她们四姐妹中进厂时间最长的,在这个企业里她一干就是十二年,把如火的热情和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——一直当事业追求的工作。如今她的事业、她的追求仿佛一个虚幻的梦,一夜间就破灭了。下岗,这个离自己既近又远,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,实实在在地落在了自己头上,她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。此时此刻,心里的滋味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那是一份失落,一份空寂,一份沮丧,还有一份恐惧,各种心境交织在一起,想起过去,想到未来,她心灵深处汹涌出的是更剧烈的酸痛,泪在她的眼里弥漫开来。

看到诸葛萍呆呆地瞅牌子,韩梅和柳文慧的眼睛都潮湿了。年龄最小的苏香莉理解几位大姐的心情,她虽然进厂只有四年,时间最短,但和这个企业也有了感情,真要离开企业了,心里也不好受。她默默地走过去,拽了拽诸葛萍的胳膊,诸葛大姐,这么大的雨,我们走吧!

诸葛萍忙擦了一把脸上的泪,哽咽道,走吧!

韩梅心情沉重地说,不如咱们找一家餐馆,吃完最后一顿晚餐再分手!

柳文慧听韩梅这么一说,心里很不是滋味,她鼻子一酸,将头扭向一边,流着泪说,今天我请客!

韩梅打开包,取出一张餐巾纸递给柳文慧,随后又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,今天就由我来请大家吧,毕竟我们家还有一个吃固定饭的……

她们四姐妹怀着同样沉重的心情,各自想着心事,默默地走在大街上。到了一家名叫晨光的小餐馆前,韩梅说,干脆咱们就进这家餐馆吧!她的目光移到诸葛萍脸上。诸葛萍瞅了眼餐馆的名字,点了点头。

餐馆不大,环境却布置得很雅致。她们临窗而坐,雨打在玻璃上,织成一道道水帘。此时此刻,她们的心情就像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,低沉而压抑。诸葛萍打破沉默提议道,我们要瓶酒吧!喝酒不应该是男人的专利。



韩梅问,要什么酒呢?来瓶二锅头吧!诸葛萍脱口而出。在她的记忆里,她实在想不起还有什么比二锅头更烈的酒。她无法宣泄的心情仿佛只有烈酒才能够排遣。她顺手拿起桌上花瓶里的一枝红月季,仔细瞅了瞅,然后将花瓣一瓣一瓣揪了下来。大家都默默地看着她,心里别有一番滋味。

服务员拿来一瓶一斤装的二锅头,正准备往酒杯里斟,却被诸葛萍伸手拦住了。诸葛萍低垂着眼帘,默默地从包里掏出一只非常精致的白底蓝花镶金边的瓷花碗,轻轻地放在餐桌上。

三姐妹愣了一下,也各自拿出了同样的瓷花碗。诸葛萍揭开酒瓶盖,汩汩地将一瓶二锅头均匀地斟在四只瓷花碗里。她见碗里的酒没斟满,又要了一瓶二锅头。

诸葛萍斟满酒,双手捧起瓷花碗,无声的泪从眼里滚落下来,一滴泪掉在碗里,仿佛掷进了一颗石子,激起了一圈涟漪,她忙抹了一把泪,哽咽道,来,妹子们,今天也让我们当一回男人,放开喝,醉就醉一回吧!

柳文慧一把抓住诸葛萍的手,诸葛大姐,我们心里都不好受,这样喝,我们都会醉的!

咱们还是听大姐的,放开喝吧!这样也许会好受些。韩梅说着,也捧起了斟满酒的瓷花碗。

看着几位大姐痛苦的样子,苏香莉心里也涌起阵阵悲哀。她是她们四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个,只有二十六岁,人长得清清秀秀、白白静静,眼睛上架一副精致的眼镜,镜片后的一双眼睛清澈见底。在她的脸上,总蕴藏着一种宁静,没有人会想到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家闺女。她来自“苦甲天下”的甘肃会宁县,那里几乎年年干旱,一滴水显得比金子还珍贵,老百姓靠天吃饭生活极为艰苦。苏香莉住的地方,极目四望,除了荒山秃岭,就是深沟大涧。吃的全是粗粮,往往吃了上顿便没有下顿。从小苏香莉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中。苏香莉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父母相亲相爱,视她



和妹妹如掌上明珠。家中日子尽管过得清贫，但也其乐无穷。就在苏香莉八岁时，父亲出了车祸，幸福的家庭在一夜间坍塌了。那段日子，母亲精神恍惚，曾几次寻短见，都被她和妹妹及时发现。最后一次，苏香莉给母亲跪下了，她哭着说，妈，你要走，就将我和妹妹也带上吧！要不你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只有五岁的妹妹香芝也跪下了。母亲紧紧地把她们搂在怀里，默默地擦干了眼角的泪。在乡亲们的帮助下，办完父亲的后事，年仅三十二岁的母亲头发白了一半，原本丰润的脸庞像刀砍斧削一般，眼窝深深地凹进去，目光呆滞，常常看着她和妹妹发愣。苏香莉担心母亲再寻短见，每天和母亲寸步不离。一个月后，母亲和原来判若两人，变得异常坚强。她早出晚归，一人挑起了种庄稼、养猪、养鸡的重任。一个女人一旦开启潜力，她的韧劲往往要赛过男人，她就像一台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，没日没夜地干活，靠种庄稼、养猪、养鸡来供香莉和妹妹读书。1995年会宁遇到了百年不见的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。当时苏香莉正在省城上大学，妹妹也上了初中，一年的花费很大。为了供两个女儿上学，母亲瞒着她们悄悄进城，拾垃圾卖钱。一次，母亲在拾垃圾时，被一块碎玻璃划破了手指，顿时血流如注。一个路过的好心人见此情景，急忙跑回附近的家中取来创可贴，替她包扎好才止住血。当时好心人得知母亲拾垃圾是为了供两个女儿上学时，他收留了她，让她在他家当保姆。苏香莉大学毕业后，分配到当时已走下坡路的滨河铝厂。工作刚稳定，她就把辛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接到了省城。1998年，妹妹也考取了外省一所师范大学。这样，供妹妹上学的重担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她身上。她每月的工资满打满算还不到四百元，既要养活母亲，又要供妹妹上大学，已经是非常紧张了，如今又下了岗，今后的日子该如何支撑？她心里充满了迷惘和恐惧。想到这，她垂下了眼帘，两行清泪从她那长睫毛中滚落下来，顺着脸颊流到线条柔和的嘴里，流到心里……她端起瓷花碗，猛地灌了一大口，顿时被呛得直咳嗽。

柳文慧醉眼朦胧地看着苏香莉，碰了碰她的瓷花碗，围着舌头说，小莉，多喝几口就好了！

不知不觉，诸葛萍已喝干了瓷花碗里的酒。她伸手去抓酒瓶，衣袖却将瓷花碗带到了水泥地上，漂亮的瓷花碗瞬间打得粉碎。大家都愣了，手中的瓷花碗不约而同地滑落到了地上……

这四只瓷花碗，是诸葛萍进厂那天从日杂商店买回来的，她一直放在厂里。后来，韩梅、柳文慧和苏香莉陆续进厂，见她的瓷花碗漂亮，向她索要，她便分别给了她们每人一只。正是这四只瓷花碗，使她们成了无话不说，肝胆相照的姐妹。虽然她们每天中午用这瓷花碗打饭，但每个人都非常珍惜，害怕不小心把碗打掉。想不到这四只瓷花碗在她们下岗的第一天却突然都碎了。四个从不迷信的姐妹，心里一片怅然。

这时，从隔壁音响店飘来刘欢唱的《重头再来》：

昨天所有的荣誉
已变成遥远的回忆
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
今夜重又走进风雨
我不能随波浮沉
为了我至爱的亲人
再苦再难也要坚强
只为那些期待眼神
心若在梦就在

天地之间还有真爱
看成败人生豪迈
只不过是从头再来

四姐妹看着地上的碎瓷片，静静地听着仿佛从她们心中流出的歌，泪水在她们脸上奔涌……

都市街灯





善田，蘇芳齊的鼓鑄了，蘇芳齊普普張張細細細細文聘

！！我這口只聊冬，蘇小，蘇火舌

斷飛去千帆。西面里蘇芳齊了千帆與蘇芳齊，竟不試不
得蘇芳齊同蘇芳齊的蘇芳齊，土蘇芳齊了便非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，蘇
……土蘇芳齊落蘇芳齊同而蘇芳齊不蘇芳齊

……土蘇芳齊落蘇芳齊同而蘇芳齊不蘇芳齊
，蘇芳齊同蘇芳齊蘇芳齊日天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，蘇芳齊只四友
蘇芳齊，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，蘇芳齊，蘇芳齊。里蘇芳齊蘇芳齊一蘇芳齊
蘇芳齊。只一人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，蘇芳齊蘇芳齊，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
蘇芳齊。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，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，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蘇芳齊
蘇芳齊。蘇芳齊

这天下午，诸葛萍喝得酩酊大醉，被韩梅她们架回家，开门的竟是她的丈夫刘利涛。韩梅她们三个人都愣在了门口。柳文慧好奇地问，利涛，怎么是你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听诸葛姐说起？

刘利涛笑了笑说，回来快两个月了，这不马上又要走。这是怎么了，怎么喝成了这样！

刘利涛边说边伸手扶住了诸葛萍。

好了，不打扰了，等她醒来后，你自个问她吧！我们走了。韩梅说。

刘利涛把她们送到楼梯口，客气地说，谢谢你们，常来玩啊！

苏香莉下了几步楼梯，回头默默瞅了眼刘利涛的背影。

诸葛萍1988年毕业于省城某大学工程系，她是东北人，一米六五的个头，皮肤白净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虽然衣着随便，但却很受看，加之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在大学里是有名的校花，追求她的男孩子可以用一个加强排来形容。

她的丈夫刘利涛是她的校友，他们相识纯属偶然。那年她刚上大三，从老家回到学校，独自上街买



生活用品，回学校的公交车很挤。突然她听到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，把钱包拿出来！她循声望去，看到了一位怒目圆睁的高个子青年。也许是被他的声音所震慑，小偷乖乖地把钱包给了他。青年接过钱包，却把手伸到了她面前，小姐，还你钱包！

这时，诸葛萍才发现自己丢了钱包。她感激地望着眼前这位英俊的小伙子，红着脸说了声，谢谢！

要知道，这里面装的是她三个月的生活费。在学校的这一站，他和她同时下了车。她惊喜地问，你也在这里上学？

是啊！小伙子点了点头。她和他边走边聊，原来他比她高一级，再有一年就毕业了，是学营销的。就在他们快到学校门口时，几个小流氓追了上来，领头的正是刚才车上的那个小偷。他一脸狰狞地嚷道，小子，想英雄救美？你还差得远！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日后你还会坏我们的事！

诸葛萍被眼前的情景吓得不知所措，只见几个小流氓一拥而上，大打出手。小伙子哪是他们的对手。她不顾一切地喊，来人啦！来人啦！

校园里的人听到喊声，陆陆续续地往外跑。几个小流氓见状，才慌慌地散去。此时，小伙子满脸是血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她忙搀起他，要送他到医院去。他说没什么，鼻子出了点血，洗洗就好了。她将他送回宿舍，帮他擦了些药，才忐忑不安地离开。由此，也开始了他们甜蜜的初恋。

刘利涛的家就住在省城，但家境不是很好。父亲早年去世，母亲是一位小学教师，带着他和姐姐，靠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养家糊口。姐姐前两年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外地当了老师。现在母亲身边就是他。

刘利涛先诸葛萍一年毕业，分配在省城一家制药厂，从事药品销售工作。由于刘利涛的能干，很快得到单位领导的赏识，一年后，工作就独当一面。听说刘利涛要结婚，单位在住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分给了他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。诸葛萍毕业后不久，他们就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婚后，他们相相



爱,可美中不足的是,诸葛萍的肚子一直鼓不起来,为此她不知偷偷流了多少眼泪,也去看了不少医生。刘利涛从未说过什么,但有时从他烦躁不安的情绪中,从他无缘无故的火气中,她感到他非常想要个孩子,这也是诸葛萍最大的遗憾。

市场放开后,药品推销难度非常大,尤其是国有企业,价格统得过死,生意做不活,已经是销售科长的刘利涛完不成任务,感到工作压力很大。1998年一家私营公司的老总看上了他,邀请他加盟他的公司,到沿海城市去发展。刘利涛动了心,他认为两人都在国有企业,没多少发展前途,而目前国有企业效益又都不好,同时他也感到在国有企业放不开手脚。他和妻子商量后,决定到沿海去闯荡几年。临走时,他接来自己的母亲,给妻子做伴。

丈夫走后,诸葛萍到处求医问药,想治好自己不孕症。半年前,一位熟人向她介绍了古代中医研究所的一位民间医生,丈夫回来时,她还在吃药……

从诸葛萍家出来,苏香莉满脑子都是刘利涛的影子。她是第一次见诸葛萍的丈夫,深深地被他那高大英俊的外表和彬彬有礼的气质所吸引。如今自己也跨进了大龄的行列,为什么就碰不到这种第一眼就让人怦然心动的男人呢?她想到了自己正在交往的男朋友,心里未免有一些失落……

韩梅见苏香莉发愣,拉了她一把问,你怎么了?

我……苏香莉暗暗骂自己没出息,她的眼睛不自觉地躲开了韩梅的目光。韩梅眼尖,发现了苏香莉不自然的表情,紧追不舍地问,你害什么臊?

苏香莉顺口说道,诸葛姐的老公可真够帅的,好让人羡慕!话一出口,她就觉得自己蠢到家了,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,莫名其妙地说人家老公干什么。

柳文慧点了苏香莉一指头,开玩笑道,死丫头,你可别打什么坏主意啊!



文慧姐，你说哪去了，朋友夫不可夺嘛！虽然这话是苏香莉随便说的，可这也是她的心里话，她做事一向有自己的原则，别人的东西再好那是别人的。

好了好了，你快回家，明天我们再联系。柳文慧说。

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，苏香莉自走出那个小餐馆，就觉得人轻松了一大截，她深深地呼吸了几口雨后清新凉爽的空气，弥漫在心底的烦恼和失落顿时荡然无存。她一个立正，调皮地说，遵命！

柳文慧和韩梅都被她逗乐了。柳文慧说，都二十好几的人了，还没个正形。好了好了，再见吧！

她们在一个十字路口分手。

苏香莉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，心里突然有些空落落的。她久久地凝望灿然一片的街灯，特别想找个人聊聊天。于是她想起了他，他们已有半个月没有联系了。她到电话亭给他家打了个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他母亲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接了电话。她的心不自觉地跳了起来，喂，张明吗？你能不能出来一下？我在静宁路口等你。

张明迟疑了一下说，现在吗？有点太晚了吧？我学生的作业还没批改完呢！能不能改日？

苏香莉没再说什么，默默地挂了电话，那美好的心境如昙花一现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一个人百无聊赖地走在寂静的大街上，突然有一种难以自禁的渴望，好想靠在一个男人肩上休息休息。一天的经历，她仿佛走了半个世纪，从身体到心灵，都觉得很累很累……

回到她和母亲租住的小屋，已经是深夜零点了。母亲还没睡，为她做的饭菜还在桌子上扣着。看到女儿回来，母亲关切地问，怎么才回来？吃过饭了没有？

我和几个朋友在外面吃过了。妈，我困了，先睡了。你也早点睡吧！说完，她就上了床。

躺在床上，她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她仿佛听到母亲

也在不断翻身,不时还传来咳嗽声。她不想把自己下岗的事告诉母亲,免得让她担忧。想着明天要做的事,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……

都市街灯





大时，你都好几岁了！

妈，你再别逼我了，逼急了明儿我就给你领回来一个！

我看那个小张老师就不错，个头虽说不高，但人老实，又是个老师，以后嫁给他，你准不吃亏！

妈，看你说的，好像我找个别人就要吃亏似的！妈，你信缘不？我信，我想我的缘分可能还没到吧！

唉！妈可是老了，不知活着的时候还能不能看到你和你妹成家。

苏香莉愣住了，无缘无故母亲干吗要说这样的话？她感到浑身好像浇了一盆凉水，身上一阵寒冷，她看着母亲，紧张地问，妈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不舒服？她过去摸了摸母亲的额头，也不烧。

母亲微笑着轻轻拿开了女儿的手，我没什么，看你紧张的，老了的人就这样，爱东想西想的，你爸不是说走就走了吗？

你吓我一跳！苏香莉见母亲没生病，松了一口气，妈，人的精神很重要，咱们开开心心过日子，以后不许你胡思乱想。

母亲笑了笑没再说什么。

洗漱完毕，苏香莉走出家门，一股清爽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沁入肺腑。昨天的那场大雨，洗去了罩在城市上空的尘雾，天空显出了少有的湛蓝。

到了胡同口，她给韩梅家打了个电话，约好她们四姐妹一起出去找工作。

今天，她们都刻意打扮了一番，走在大街上，频频赢来回头率。

她们先来到人才交流市场。在这里招聘的基本上是些私营企业，大都是招聘营销人员。在大厅的角落里，还有家保险公司，招聘业务员。她们到各家招聘单位都了解了一下情况，一问到单位是否给员工买养老保险，很多招聘单位都闪烁其词。保险公司不发底薪，拿提成工资。最后她们决定先跑保险，



于是都报了名。从人才市场出来,已经是中午,她们进了一家小餐馆,诸葛萍爽快地说,今天我请客!

大家落座后,长久无语。还是韩梅打破沉默,诸葛姐,你老公这次回来,怎么没听你说起?昨天还把我们几个吓了一跳,以为你又找了一个呢!

诸葛姐,你老公可真帅!苏香莉不无羡慕地赞叹道。

诸葛萍喝着杯中的茶,幽幽地说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!不要羡慕我。

柳文慧关切地问,怎么,你们闹矛盾了?

诸葛萍摇了摇头,这次他回来,我发现他变了,现在我们很少交流。

韩梅插话道,你没问问他,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?

我问过了,他说工作还好。

柳文慧安慰道,也许是你太多虑了。男人往往都这样,在外遇到事,不像我们女人,竹筒倒豆子,回家全倒了!他们喜欢啥事都自己扛,害怕告诉老婆后平添她们的烦恼。从这一点来说,男人有事不告诉你,是爱你!

诸葛萍笑笑,算了,不说我了,说说你们。她望着柳文慧问,你昨天回家给你老公说了没有?

说了,我老公安慰我说,失业就失业吧,现在有那么多人下岗,别人能过去,我们也能过去。

柳文慧毕业于省城某大学计算机专业,长着一张瓜子脸,皮肤白净细腻,柳叶形的眼睛不大不小,配在她那张脸上,恰到好处,可惜一副高度近视眼镜遮掩了一双好看的眼睛。一口整齐漂亮的牙齿,一开口使整个面部显得非常生动。在大学时,有同学说她应该去干播音。在大学里她也是男孩子们追逐的对象,可最后谁也没想到,她会和一个工人结婚……

那是一个初春的傍晚,一个朋友带她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,席间她认识了那个同学的哥哥,后来就是他成了她的老



公。有同学问她,你条件这么好,怎么找了一个普通工人?她说,我觉得他老实本分,安全可靠。毕业后不久,他们就结了婚。两年后,他们有了一个小男孩,如今,孩子已经四岁了。丈夫也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,去年企业效益不好,比她还先下岗。丈夫是一个电工,好处是有一门技术,下岗后,总能揽一些活,但也只够维持家用。

菜上来了,她们边吃边聊。诸葛萍把眼光落在韩梅脸上,说说你!

韩梅叹了口气说,昨晚我把下岗的事告诉他,他反而笑了。他说,下了正好,在家看看孩子,写写小说,不挺自在?干吗一天跑来跑去,能挣几个钱?还顾不上家!我听后,气得一夜没理他。上班虽然钱拿得少,但毕竟是自己养活自己,我干吗呆在家靠他养活,看他脸色行事?你们说对不对?

韩梅姐说得对,我们女性终于从家里解放出来了,干吗又要回到家庭主妇的位置上去?苏香莉说。

小丫头,你没成家,不懂,还是找个老公赶快嫁了吧!柳文慧打趣道。

苏香莉笑了一下,一本正经地说,我找的老公,一定不能把我当家庭主妇看待。

大家都笑了。

吃完午饭,她们又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逛。走到一家卡厅前,苏香莉的脚步停了下来,她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,上面写着本卡厅聘礼仪小姐,待遇面议。

走,上去看看!苏香莉怂恿道。

四姐妹坐电梯上到十楼,服务生告诉她们,经理要到晚上七点半才上班,让她们晚上再来。她们只好悻悻地下楼。韩梅说,小莉,你可想好,这种地方可是什么人都有。

其他几个人也附和道,就是,你可要想好!

让我考虑考虑吧!晚上再说,我看也没什么,不就在门口站一站,招呼招呼客人吗?没什么的!我是想干兼职,还不知道